

星
泓
雜
著



田文庫
文庫11
A1293

2
28
18



特

文庫 11

A/293



行餘拙業

丙辰文稿 戊午

管仲論

世多論管仲之非王佐者其見必原於孟子而未獲
 孟子之意也請嘗論之齊桓之時周室不振戎狄猾
 夏管仲以區區之力輔桓公外攘戎狄內尊周室
 九合一匡遂使天下靡然從其指令當是時也雖有
 伊尹周公其所為宜不過如此耳孔子稱為仁者其
 為王佐亦可知矣而謂器小者蓋聖人微意後儒無
 知其說者疑以牧民形勢等書其言厚於功利而薄

福地萬世尚甫 草

日新舍藏本

柳田泉文庫

UR-8730

○則秦也而
六國之主。

於德化之故欤。豈司馬遷不勸之稱王而乃稱霸之
謂乎。如果爾。聖人教之。叛與逆也。遷之言不亦誤乎。
孟子之時。周室衰微。益極。殆如死灰槁木。亦異於孔
子為東周之時。天下之可繼周者。非六國。亦在。務逐
小利。欲得意於霸業。獨秦則不然。蓋其志在併吞六
國以繼周也。孟子深恐其如此。大勸齊魏之主。繼周
以真。已欲行伊周之事。於是乎。憲章湯武。以激昂時
主。以為非防桓文。則殷周之事不可復舉。遂絀管仲
小桓文。是其一時有為之言。而後儒不察。遂取以為
萬世不刊之論者。謬也。余故謂。霸者衰王之朝。不可

缺之業。而孟子賤之者。一時之權言耳。唐太宗嘗謂
管仲為王佐之材。吾大信其有實見。故論而表之。以
戒後儒之吠聲者。

秦燒書坑儒論

聖堂科場試題

秦之燒書坑儒也。李斯為之謀主。彼李斯者何人乎。
曰斯嘗師事荀卿。亦學其道者也。荀子之學若此其
戾耶。曰不然。荀子亦為周公孔子之言者也。然則斯
之為秦坑儒何也。曰據史言。斯上言。非博士官所職。

○燒書

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乃書之在於天下者，而猶置博士官，而掌其事，以存其書也。曰：上獨存諸博士官，而下盡燒天下之書者，何也？曰：戰國之時，去孔子未遠，而孔子之道，分為九流，每流異旨，相標榜，誹謗者，滔滔皆是矣。且如荀子與孟子，豈非同祖孔子者乎？唯一性也。而孟者謂之善，荀者謂之惡，其說之異，不啻如冰炭不相容。為孟者讐視荀子，甚於楊墨；為荀者唾弃孟子，過於申韓。左祖於彼，扼腕於此，如彼百家如是，皆天下擾亂之端矣。而何有於道乎？李斯惡其如此，以為非盡除之，其害不歇。

也。曰：燒百家語則可也，併燒詩書者何也？曰：九流之言，皆本詩書。當時處士口實詩書，以為橫議之資，橫議不歇，則事權不一，政綱不張，故存之博士官，而燒除其他也。李斯豈惡詩書之旨，而燒之者乎？曰：燒詩書猶可也，其坑儒何也？曰：當時所稱儒者，豈真純儒乎？所謂侯生、盧生等，方伎之流耳。盧生所上言，亡秦者胡，微行避邪，海上求藥等事，皆所以狐惑人主，而貪其寵賜也。雖無李斯，不可終免其誅。不然，天下之曠儒者，豈止四百六十人乎？由此觀之，李斯之意，以有可解者矣。雖熙山東之師，口實其燒書坑儒，則其

間必挾暴而行之，有大矯拂人心者，是之所以得識_於天下後世也。嗚呼！斯亦權變詭計之士，觀彼沙丘之事，其奸不啻侯生、盧生，異日果來趙高之譔，而腰斬_於咸陽宜矣。

秦強於六國而弱於劉項論

全上

秦之所以強於六國，而弱於劉項者，賈生論之甚備，豈可復容筆於其間乎？雖此余嘗聞之，曰：人盛則勝

天者，猶激水在山，非性之常者也。天定而勝人者，猶水流入海，勢不得不然也。方始皇之起於秦也，蘇秦約業已解散，六國之計存於姑息，然而始皇以梟雄之資，奮穆公之餘烈，修孝公之遺法，專務耕戰，以馭宇內，興六國之陵遲懦弱，固非同日之論也。宜矣其乘機用計，而并吞天下也。既而銷兵焚詩書，郡縣天下，開阡陌以盡地力，築長城以竭人力，舉先王之法，付之烏有，彼其奉事，莫一非所以毒黔首者。孰本宜不久，而姑倔強者，所謂激水在山，非性之常者也。二世昏暗，不知反諸先王之政，以改其弊，益恣其暴，屬

事閭官而弗顧，山東盜起而不問，殺函之固薄於魯，緡阿房之宮危於春冰，豈可復當剝頂之鋒乎？亦猶水流入海，非可以手支也。其勢則然已，嗚呼！以三代聖王之澤，猶不能無桀、紂、幽、厲之主，況始皇之暴乎？其待二世而後亡，晚矣。賈生所謂仁義不施者，蓋得之矣。

高祖之臣除三傑外孰尤賢論

高祖論三傑，嘗曰：運籌帷幄之外，決勝於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然則三傑各異其長者也。今論除三傑之外，賢如三傑，本宜各分其能，而求其亞耳。如夫以智計求之乎？宜以陳平為子房之亞，以相材求之乎？宜以曹參為蕭何之亞，抑以將畧求其人乎？宜以彭越為韓信之亞也。雖然，帝王業倚賴在於宰相，高祖待蕭何以功人，不以功狗，意在此也。高祖之崩也，呂后問其可代何者，高祖曰：曹參可為定論也。

諸葛孔明論

或論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也，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也，謂之忠於漢室則未也。備雖中山靖王之後，其服屬踈遠，不足取信於天下也。而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猶正，其志猶偉，自亮開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向始移，無復以獻帝為念，其王於漢中，非受獻帝之命，其帝於蜀，非有獻帝之詔，世皆服其為確論，而余則不以為然。昭烈與光武同出於孝景之裔，如以昭烈為踈族不可立，則光武亦踈族不可立乎。如以無獻帝之詔不可立，則光武亦無平帝之詔不可立乎。孔明已知漢祚將禪於曹氏，則欲別立帝曹英明之主，恢復漢業，豈可謂之不忠於漢室乎。孔明又以曹氏所為與王莽同其轍，欲使其主亦做光武之業，豈可之謂不明大義乎。是以有漢賊不兩立之言，而其成功終於跨荆益成霸業者，蓋以天運不幸於漢也。孔明雖忠且明，亦不可何如耳。陳壽又以為孔明將畧者，非其所長，是亦雖不替之言不足論，猶且聊辨之。三國之英雄，誰有出於司馬懿之右者。

何則當時懿之眼中、並無三國、而其所恐者、獨有孔明耳、其言曰、諸葛公可謂名士、蓋恐其將畧不可及也、懿幸遇原上星落之日、而後得逞其志、孔明不死、鄧鍾豈得入成都乎、雖然陳壽者晉人也、其撰史、賤蜀而褒魏、薄於孔明而厚於仲達、亦是晉臣之微意、不可強咎也、至如或論余不得為孔明不辨之也、

擬上海防議

臣聞弟子而愈師者、自古所罕也、顏淵有知十之才、

而不能出於孔聖之右、逢蒙盡羿之道、而羿猶愈於逢蒙、弟子而愈師、豈不難乎、伏以方今之世、洋夷屢伺隙、託名於交市、專意於掠奪、而建議海防者、無不祖述洋夷之術矣、學於彼以欲勝於彼、亦猶弟子而求愈師也、雖然、學之則可也、恃之則不可也、曰然則何以恃之、曰管子云、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主者將帥也、將帥宜擇其人耳、揆將如之何、曰智信仁勇嚴、此五者有一不具、則非將器也、具以傑出於千人者、則千人之將也、具以傑出於萬人者、萬人之將也、具以傑出於十萬者、十萬之將也、方今之務、宜急揆

十萬之將，拜以委任之，十萬之衆，可與之生，可與之死，則其勝可制也。撰將之法，勿以爵祿，勿以門閥，宜以此五者也。今之議者，從事利器，而不知撰將之為第一義，以多礫為多筭，以少礫為少筭，以無礫為無筭，非知兵者之言也。所謂怯人弄太阿，未傷一人，而其手先傷者也。近年洋國之善兵者，莫如拂蘭西那波崙，弘利堅，萃盛頓。夫二子之用兵也，亦必具此五者，而不必以兵器之利矣。其事見譯書可知也。臣又聞洋夷之法，務愚黔首，黔首不思不能與之生死也。今也使黔首畧皆識兵事，將帥雖有才，恐不可與。

之生死焉。經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經之旨，大符合兵法矣。臣意洋夷利器不足深懼也，其將帥才畧如夫二子，而其卒可與之生死，是深可懼也。今之論兵者，堅堤巨礫，一々模擬洋法，以此為可恃，而將帥非其人士，卒各逞其自智，孰可與之生，可與之死乎？然而弟子而與師爭，可謂無筭之甚也。

贈沉浪仙牘

童子福地萬世再拜稽首，謹達鄙悃於大德望浪仙。

沉老先生絳帷下，伏聞先生學醇才妙，識遠鑒高，展舒錦繡於胸臆，紛散珠璣於咳唾，是以名聲高如星斗，德望重似泰華，諸子要逢朝宗之識，衆賓爭候元禮之門，萬世曩謹寄草稿荒蕪，懇求金斧修理，薄力不量，欲學步於邯鄲，醜姿自忘擬效，輦於咸里，而先生垂詢，猶導正路，過褒特賜佳篇，恩感已深，仰欽轉切，但恨身在殊邦，馬牛不及，心隨長水，鷗鷺無緣，時今當善月，節又值令辰，伏惟硯田滂粟多福，筆苑盛生穠花，芝蘭蕃延不減，謝家亭宅，桃李森茂，匹如狄氏門牆，所祈先生自珍千金貴體，益保萬壽高齡，端

具尺素聊罄寸誠，仰冀鴻慈炤鑒，丙辰五月五日字

題長東洲先生贊令內夢想詩後

余侍先生有年，莫日不左右絳帷，一日偶觀一小紙，久在几案，問之則云，是內人所請，題畫月簾製者，余乃詰其所以不題之久，則先生只日不暇而已，因顧余曰，卿宜代吾書，遂就先生草稿，纂錄其詩如此，嗚呼，先生治家醞籍，有慈雲覆物景象，詩雖一時真到，所為吉祥之言，藹煦溢于紙背者，蓋真情之不可誣。

也。雖然先生器識^過絕人，其學以獎忠孝大綱常為務，其於經史尚有權度，雖不立異其間，往往多獨得之論，出人意表者，要之此詩遂屬先生一斑而已耳。

送佐藤宣政序

佐藤宣政與余同在東洲長先生之門，誼結斷金，宣政將行，余不可以一言贈行焉。吾聞世之矜儒人者，莫不有美焉，亦莫不有蔽焉。奉漢儒之說者，出入周秦，頗精典故，奉宋儒之學者，守道正義，言行相顧，此

二派常相讐視，而詭譽交極，世莫適論其是非也。余則謂去聖久遠，微言奧旨，載在斷簡殘策之上，非修漢儒之意，則書不可讀，宋儒蓋不能及也。雖然，聖賢立言著書大旨，槩不出于忠孝仁義數字，而馬融、鄭玄、王肅、何晏等人物之鄙，漢書、魏志所傳，有不可誣者。論到此地，則濂溪之光風霽月，二程之嚴肅溫厚，宋史及名臣言行錄所載，殆世所謂賢入君子者也。余嘗自誦此說久矣，^今宣政將遊北苑，就龜夫子而學焉。聞夫子折衷諸儒，考證詩書六藝，其說本於蒨翁，據于李王，遠溯漢魏，上接周秦，然則夫子者，馬鄭

流亞乎、繼聞之吾長先生、夫子以奕葉名家、法嚴
肅、世敦孝義、鄉邦信之名滿海宇者、三世于今、是豈
非周張程朱之匹儔乎、宣政篤學人也、入其門當有
所得而後歸、余將刮目而觀其所成就、何如焉、是為
叙、

送上野謙岡序

奧之為國、上古呼為東夷、皇朝處之於版圖之外、
然其為地也、沃野千里、繞以名山秀水、地靈人傑、雖

上國不能出於其右也、中古初納茅苞於皇都、毀
其穹廬以作宮室、收其被髮而服衣冠、文儀武衛、一
受制於朝廷、於是乎、文物群出、益隆政教、鑄山煮
海、其富亦甲於天下焉、予意皇朝之有奧、猶中夏
之有吳也、上野謙岡者、奧人也、為人淳朴、好學不倦、
蓋國之傑者也、近年遊遍於上國、足跡及我崎陽、予
因得與之周旋、心每有醉其德矣、予又意、奧之有謙
岡、亦猶吳之有季子也、夫崎陽者、一衰邑耳、其俗好
驕奢淫靡、目不視正色、耳不聽雅聲、其甚者、却自誇
之、至以為小秦淮、謙岡豈得不閉目塞耳而去乎、予

生於其間，獨厭其習者有年矣。今遇譚岡，雖不能奏鳳鳴於鴉群，亦竊以為得知音，欽慕之餘，比以李子矣，其去也，書此以為贈。

送琴崎譚造序

蓋洋夷之教武也，各因其材而用焉。有智者授之麾，聞有勇者授之銃炮，教以鬪戰之術。其無智無勇者，教之擊鼓鐘々彭々，以相兵勢云。近時諸州遊埼之士，爭師事洋夷者，其材一從彼之所

用而授其麾旌者，十而居一；其授銃炮者，十而居二；三如其授鼓者，十而槩居六七。夫何智勇之少，而無智勇之多邪？藝人琴崎譚造亦學于崎，多習洋夷之文，而不好講其武矣。予見其從事之，即詭即解，敏捷無比，可謂傑材矣。如使之學武，其材必執麾以進退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宜堪其任也。豈可與擊鼓之徒同日而論乎？予深惜其不學武矣。雖然，方今國家與諸夷和親，實是泰平偃武之秋也。文人之權宜在此時，予聞之，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異時和夷之會，執法以斬無禮之俘，使國威重於九鼎，失呂者，予

望之於謙造謙造之婦也贈以此言

辨慶贊

世罔辨慶者必壯其容貌顏施渥丹眉鬚如蝟怒眼
猝口四肢磊礫肩負七械腰佩長劍手提長犬偃月
刀頗如膂力絕倫雄偉無敵故望之者壯夫側目乳
兒止啼然而閱其傳記屋島壇浦等之役毫無戰功
者豈罔畫為妄謬乎抑傳記有遺漏乎余意辨慶者
源廷尉護身之臣耳廷尉將畧戰必勝攻必取者辨

慶每翼成之云及廷尉落魂於北東也辨慶事之始
終如一最後一戰致死於衣川者大忠大勇豈唯馬
前陳頭犯矢石踏鋒刃之功乎如夫為罔者特畫其
外姿可画者而不能畫其中心不可畫者耳贊曰風
雪一會水魚日深雪霜其節鍊石其心嗚呼君臣相
識其利々於斷金

敦教化策

臣聞三代之盛德教明于上美化行於下者上專儉

其用而惠於下，恒富其產而服其上也。未有上騷其用而德教得明，下困其產而美化得行者也。是以伊周之所謀謨，孔孟之所論臨，以薄稅歛富民庶為本。及至戰國，諸侯各豐其自奉，故其取于民也不得不多，民庶皆乏其自產，故其怨于上也。不得不深是以管商之術，申韓之法，務以刻薄為理，苛酷為政。是以德教不張，美化不行也。且愚以為方今之世，欲敦其德教，與其美化者，莫如務行儉素。諺曰：城中好高髻，下必有盈尺者；城中好長袖，下必有曳地者。昔漢文罷露臺而天下服其儉，齊桓好紫而敗素之價。

加五倍，下之效于上，其勢不得不如是也。而况如長崎與華夷所貿易，非無戲弄玩好之器，大害於國風者，輸之於上都，以助其驕奢乎？且竊切以為，且嚴諭來舶，如玻璃、玳瑁、綾羅、綉毛、奇南、紅木及西鏡、自鳴鐘之屬，一切禁絕，可以遠其奇技淫巧無益之貨矣。然而儉德可修，稅歛可薄，而可以^足及其民食也。上之人薄其稅歛，則雖^欲驕且奢而不可得，下之民足其衣食，則雖^欲怨以怒而不可得。是上一舉而布德施澤，移風易俗，衆善皆得者矣。此則敦教化之術，何必于羽之樂、笙鏞之音，施之於後世之民乎？

書輿地圖後

唐虞三代之時固得要荒蠻夷之邦雖然彼皆蠢爾小邦未服其他者其實則愧然赤縣股肱豈足以分劃夏夷哉至于戰國之時鄒衍實始倡九州之說而當時聞者皆笑其不經矣唯衍則知世界太赫必當如此也今也洋人坤輿圖籍日極其精日及其微考之於衍之說衍亦可謂明惜之士矣何則衍者先于西洋紀元五百有餘年前之人也使其生於後世吾

知其見不出於閭閻格苦之下也余因論衍事表而出之書諸圖輿之後

送及門片多哲藏序

原序洋文分譯之

子之主松平金之助君為人多才沉實世皆望其後來有為矣而一旦以二豎入膏肓遂客死于本邑嗚呼哀哉余深識子之哭泣不可耐豈唯子之哭泣不可耐而已乎亦識其獲親痛哭不可忍矣豈唯獲親

痛哭不可忍而已乎。亦乃嘆世望之空矣。予今將走
訃于東武而謁其雙親之日。所告与所問。狀情可想。
是余之所以不得不為之涕淚濕衣襟也。雖賤事後
之思。將何益哉。只顧皇天憐子之孤忠。每祐于子之
前程。而行路平安。以達于東武。告願天保寧子躬。而
再遊健學。使世知有此君。而有此臣。顧不善乎。是余
所以深望於子也。

種菊說

種菊有法。種苟不得其法。則花不能美也。其法何如。
春分。其苗夏。至移其場。白露秋分之際。按排其枝
葉。其間培覆。是慎。以至灌水驅蟲。不得懈怠。夫煦後
葩。葉色香。其美可掬也。今人之為學也。少時多欠。勉
勞。壯年遽恨其才不美。嗚呼。豈其才之不美乎。將前
日不得其法乎。

省記自叙

余之在膝下也、承歡之餘、家尊必有所語、隨聞隨錄、積至八卷、名之闡記、既而出養於名邗氏、職為象胥、乃日往復於出島之館、時或便路、歸謁家尊、省其溫清、至則家尊有所語者、如前日也、只恨官事匆忙、不得久侍于側、而所聞亦不能多也、雖照寫錄、積日亦得四卷、因名曰省記、嗚呼、子之省親、誰不如余、而親之於子、至於如家尊於余、則恐所希有也、如余者、果可如何報也、然則此記在他人、則瓶中覆醬、於余則不啻匣裏金玉矣、至於其文之醜拙、殆乎所謂非我文

考有罪、惟吾小子無良者、是也、

般特兒蒸氣篇小引

余嚮祇役於飽浦、職係製鉄之事、目食蒸氣諸械者、數閱月焉、因就蘭人法兒氏、每質其樣、測所出之理、法兒氏所說、雖非不明者、而余之鈍材、歷識、屢有如隔靴搔癢者矣、頃間、偶閱般特兒氏、所著理科書、讀到蒸氣之篇、則文章與圖相照、條理歷歷、猶視於掌上也、照而比考之、於前聞法兒氏、果不欺我耳、因畧譯其原文、自備之遺忘云、亦唯拙手、使人不能通曉、無憾、是余所以自為憾也、

遊積翠館記

積翠館在羅漢寺之側，去城門凡三里，某侯之別墅也。平山公會詩社于此，亦侵晨而往焉，其為地也頗絕俗。塵綠陰掩門，松竹壓庭，中央有堂，外即除，外即假山。之外，田園渺乎，無涯可謂佳地也。乃出餉具，溫酒共飲。酣谷任其所，子趣有跌而啣，盈者有坐而賦詩者，他畫者有圍碁者，有相對劇談高笑者，有靜占綠陰濃，已橫肱而午睡者，不關他人也。庭內有一池，池之大，九百頃，中間有小橋，通行路，藻草掩水，尺魚躍波，各出釣具，釣之即餌，即得。

頗入佳境矣。有一客容負英偉，秀眼高鼻，突照揖余而坐。非尋常人，余仍與談經義，不答。問飲酒，頷之。盃鯁飲自若。問有詩，笑而投盃，揮筆錄之。句之清麗，有唐宗風調。遠出意表，余益奇之。談古至今，周論歷代存亡得失，盛衰興廢之事，應敵而答，其音如鐘，言畢而冷笑曰：子未脫俗子，不揖而出。時日已暮，鳴鴉在樹。顧召一童，頤解字者，曰：數詩記之，真到之化，不問其韻，其賦巧与拙也。記畢而去。而諸子猶垂釣矣。出門數十步，自才五橋，乘舟于豎川，清風可醉，笑語之間，舟已達柳橋，乃歸。嗚乎！此遊勝地，與佳真，其得似不可再得，既不可得，則何得不記乎？乃他記于秋影。

樓燈下，實四月念三夜也。客廬田良三，号蘆洲，都下人。善詩，無二墨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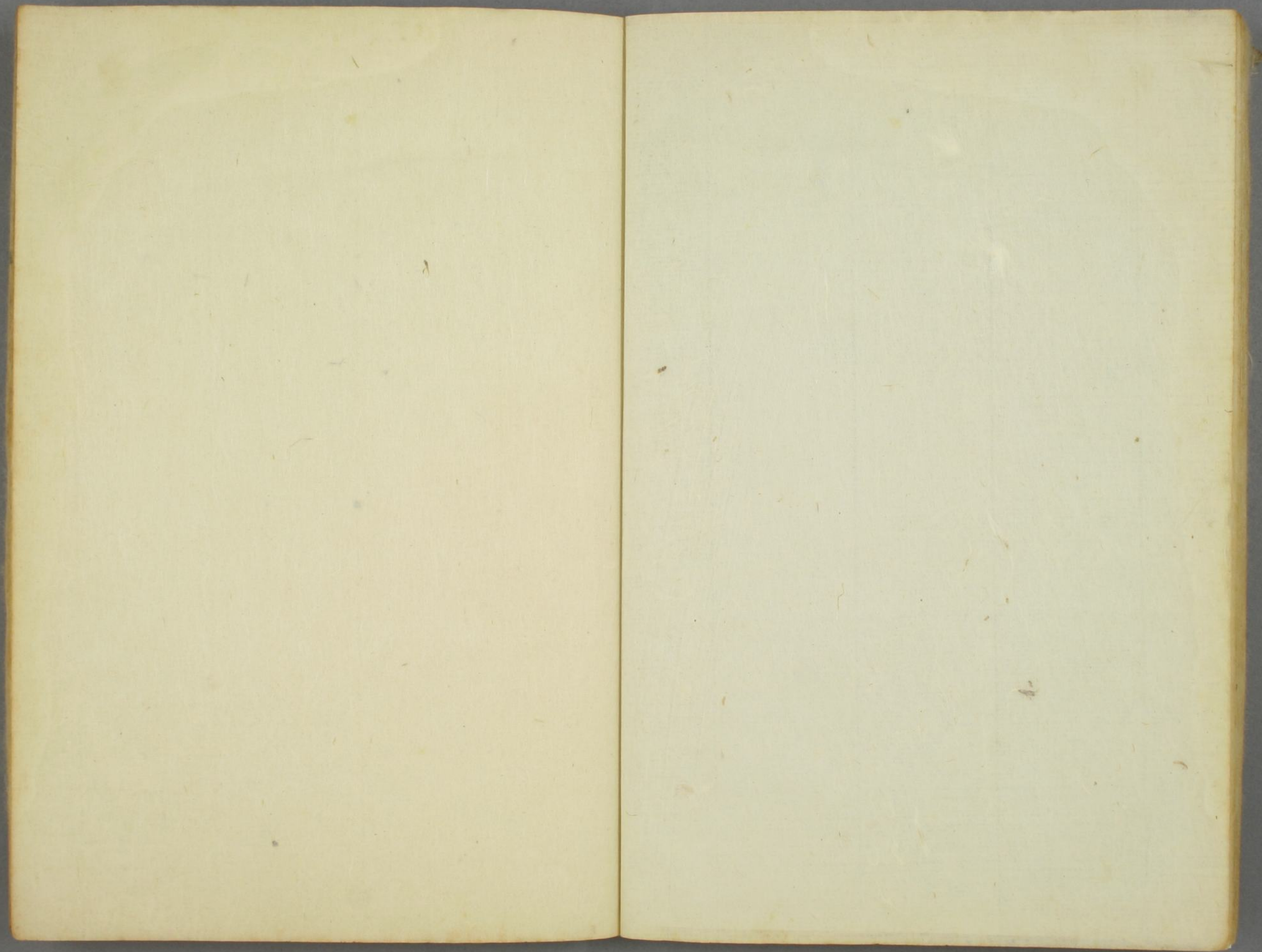
後十日再與閔根子書

十月廿日福地萬世再拜閔根君足下。昨九日朶雲
到手開緘即鮑秋晦日之尊牘也。乃知足下千祥萬
福壯榮無比。飲時喫飯猶如舊時。恭賀。來示之
所言。僕之呈書二簡。同時具覽。何者之狡兒。為此點
惡憤。怨不知大帶良友之心矣。而足下毫髮無激
怒之意。清誨高論。同有知音之情。實溢于書外。幸甚
幸甚。書中所言。足下為僕說論于君公。再三慷慨。從
容想像。當日所為。果復何疑乎。僕之不能來。征命也。
君公不使僕來。征命也。而足下之與僕。皆不能違來。

征之志亦命也。天實為之，其又誰尤焉？僕初聞有米
征之舉，奮然自謂已為男子，生宇宙間，則非外征不
能揚名矣。此以熱中欲陪麒麟，攀鳳翼，呈書于足下
者，數回也。既而同僚之譚吏立石某者，枵奉米征之
命矣。僕於此依回，不能自安，終夜不眠，泣涕濕襟，謂
父母老耄，孝養之日存且夕，然而僕憤此客遊千里
之外者，無他，有一成功欲見父母之喜顏，而身日暮
道遠，所以不得倒行而逆施也。既無米征，又無鷹揚
之期，水漿不入咽者三日矣。既而慨然自悟，以謂富
子之達志者，豈如小丈夫然乎？揚名成功之業，不一

且矣。來書之所謂魚鹽版築，割烹牧牛之事，天之所
為，固不偶然焉。僕之懦愚庸劣，雖古賈誼終軍弱冠
鷹揚者之比，又幸富于春秋，然而自小少講經論史，
至古今存亡得失盛衰興廢之處，頗有所具隻眼之
地矣。自今以後，謹身且勤，激淬報國之志，假無外征
豈無盡忠之期也。昔唐員外郎使回，韓愈有送
序矣。宋富鄭公使回，以者再矣。韓琦笑之。當時之人
才退之，韓琦之外，所謂柳宗元、陸贄、司馬君實、三蘇
文彥博之後，屈指數之，勝于朱富者幾百人乎？然則
功名之業，豈獨外征而已哉？僕故又無米征之念，足

下之來示雖云僕之夜先珠刮目杖亦可也雖然天
幸僕與足下以同征之余又所僕之不詳矣足下幸
為僕善說君公謹呈拙詩兩三章于左右之侍吏間
暇之際賜覽則僕平生所志何如亦自明矣書不能
尽情何日更得剪韭細論開口而一笑也十月廿日
夜萬世再拜



以下全て

白紙

